

军阀政争的智谋与权术

军阀政争的智谋与权术

王庆生 王洪玉 邢中华
阎国来 李 岩 鄂淑燕 编著
崔玉秋 申卫星

长 春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国民革命军北伐，扫除了旧军阀，新军阀却蜂拥而起。他们时而称兄道弟，握手言欢，缔结盟约，合伙反共，时而翻脸无情，昨日才结金兰之好，今日又刀枪相见，斗智斗勇。

本书通过对以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阎锡山、韩复榘、石友三、龙云等为首的军阀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的披露，展示了民国时期风云变幻、群雄争斗的历史画卷。

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桂系军阀	1
●从一则谜语看李、白关系	1
●从盟友到仇敌	3
●西南树帜抗日反蒋	14
●蒋桂窝里斗	23
●李、白抗命逼宫	30
●李、白分家	39
南天王陈济棠	45
●联蒋驱李	46
●剪除异己	51
●陈济棠的纵横术	56
●横征暴敛	62
●阴阳术与“真命天子”	66
●赌上了老本	74
宦海沉浮何应钦	83
●蒋介石的左右手	84

●代蒋的野心	88
●“没有我蒋中正，决不会有何应钦”	95
●讨好蒋介石	99
●蒋介石恨上了何应钦	102
●蒋介石为何要杀程泽润	108
●何应钦的“锦囊妙计”	114
●看陈诚的笑话	117
●淮海战役灰溜溜	121
●最终屈从于蒋	127
山西土皇帝阎锡山	133
●阎锡山治晋秘诀	134
●蒋冯桂中做政治投机商	139
●微妙的蒋阎冯三角关系	146
●蒋阎电报大战	159
●阎锡山与反蒋派大联合	165
●中原大战	171
●阎锡山东山再起	180
●在三个鸡蛋上跳舞	184
●蒋、李之间的政治掮客	191
蒋介石、韩复榘争斗记	197
●蒋介石称他“向方兄”	199
●嗜杀成性的土皇帝	201
●“韩青天”断案	202
●寻花问柳的韩复榘	220
●蒋韩之间的勾心斗角	227
●蒋介石诱杀韩复榘	233
倒戈将军石友三	239

●投奔冯玉祥.....	240
●依偎在蒋冯之间.....	246
●投奔张学良.....	259
●认贼作父.....	269
●勒死倒戈将军.....	278

蒋龙角逐内幕..... 287

●云南王龙云.....	288
●笑里藏刀.....	290
●秘密策划.....	292
●死守五华山.....	294
●胡瑛调停.....	296
●宋子文劝驾.....	300
●心向共产党.....	301
●虎口脱险.....	305

●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桂系军阀

从一则谜语看李、白关系

李宗仁与白崇禧作为国民党政坛、军界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民国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所代表的新桂系，就其实力而言，位居国民党内除蒋嫡系以外其他派系集团之首。蒋介石三次被迫下野，无一不与李、白新桂系有直接关系。在国民党风云诡谲的政海中，李、白虽也几经沉浮，但终未灭顶，反而在国民党政权临近崩溃时，由李宗仁取蒋而代之，当上了民国政府代总统。

所以能如此，李、白两人荣辱与共、亲密合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诸事凡涉及到李宗仁，便不能不提及白崇禧，提到白崇禧，也不能不说到李宗仁。

有人以一则灯谜来说明两人关系：“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乃是一人。”足见李、白关系之密切。

李宗仁，字德邻，白崇禧，字健生，都是广西临桂县人，少时受革命风气影响颇深。1906年广西巡抚张鸣岐推行“新

政”，创办陆军小学，李、白相继考入该校读书。起初并不相识，后在一家酒楼邂逅。其时李、白均已在旧桂系陆荣廷军中供职，备受压抑。晤会之下，互诉衷曲。言谈间均认为陆荣廷年迈，广西必待后人整理。故深相结纳，约为同盟。

1920年夏，孙中山发起讨桂战役，旧桂系在广西统治随之瓦解。李宗仁时为桂军营长，在溃退中率部避入六万大山。遂以玉林五属为根据地，整军经武，积集力量。

李宗仁树帜割据后，军校同学相率来归。白崇禧因夜间巡哨伤腿，赴穗养伤，不在军中。所部在李宗仁恳挚相邀下，由黄绍竑率领前往玉林“入伙”。广西李、黄、白三青年将领协力同心，一举削平群雄。又在广东革命政府帮助下，将云南军阀唐继尧驱逐回滇。李、黄、白由是自称“广西三杰”。

在革命风潮推动下，白崇禧代表李宗仁赴穗与广东革命政府就两广统一问题进行洽商。当国民革命军北伐师行在即时，李、白秣马厉兵，四下活动，促成早日北伐。1926年5月，李、白以桂军一部先行入湘，援助唐生智，揭开了北伐序幕。

李宗仁所率桂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骁勇善战，在两湖和江西战场，均战功卓著。与北伐第四军（粤军改编）分别被誉为“钢军”和“铁军”。而作为北伐军前方总参谋长的白崇禧，也以其善于把握时机、统筹谋划而遐迩闻名。李、白同跻入北伐名将之列，声名大振。

从盟友到仇敌

李宗仁等虽然顺应潮流加入了革命行列，但主要是出于同旧桂系争夺统治权的需要，抱有借革命力量在广西割据称雄的目的。他们为了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巩固其统治，必然仇视、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运动，因而在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面前，其反动面目便逐步暴露出来。大革命时期广西工农运动较为发展，李宗仁、黄绍竑等勾结地主豪绅镇压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制造了1926年1月的东兰惨案，下半年又迫害梧州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李宗仁对迅猛发展的工农运动更加反感，视为“越轨闹事”，大肆攻击。1926年初，武汉政府中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开展反蒋运动，李宗仁持反对态度，并同蒋介石结成了反共反人民的联合阵线。1927年3月下旬李宗仁到南京，把共产党视为“腹心大患”，对上海高涨的革命气氛，更加忧心忡忡，认为“如不加抑制，前途不堪设想”。当时蒋介石正在布置“清党”，他主动建议“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还建议将第七军主力从安徽调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线上“不稳”部队。3月底，他应蒋邀到上海，参加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紧急会议，通过《处置各地共籍叛乱分子咨文》，又和白崇禧一起参加了蒋介石召集的清党反共秘密会议。李、白伙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七军成了蒋介石赖以建立独裁统治的反动武装之一。一度参加革命营垒的新桂系集团，从此开始其反共生涯，沦为革命的敌人。

但李、白并不拥蒋。他们曾向4月初返国抵沪的汪精卫表示，只要汪答应分共，对于蒋可以请其下野。因为在李、白看来，蒋氏最多不过是“偏将之材”。而在宁汉分裂之后，在“北伐”和西征的问题上，蒋介石与桂系产生了分歧。这时，蒋介石被日本出兵山东所吓倒，对继续“北伐”丧失了勇气，欲与张作霖妥协，把“清党”反共、西征反汪看得比“北伐”更重要。而盘踞在两广和长江下游的粤桂系新军阀，由于力量逐步壮大，却主张宁汉合作，北伐奉鲁，在政治上、军事上有独树一帜的倾向。他们企图倒蒋去汪，取蒋而代之。桂系并拉拢何应钦共同倒蒋。何应钦率领的第一军，虽然是以黄埔系为核心的蒋介石嫡系，但经过北伐战争，羽毛渐丰，声望日隆，并不听蒋介石的话，同样想取而代之。于是桂系就联合何应钦演了一场“逼宫”戏。1927年8月上旬，蒋介石自徐州战败回南京之后，连日在丁家花园召集将领会议，“冀可激励袍泽，共其终始。不幸李宗仁等，成竹在胸，付之一笑”。8月12日晚，蒋介石又在丁家花园召集军事会议，李宗仁、白崇禧在会上力主与武汉合作，李宗仁发言最为激烈，讽蒋“不宜因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蒋介石顾何应钦，何默不作声。蒋介石愤极，不待散会，拂袖而去。何应钦的第一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是蒋介石赖以建立新军阀统治的两大武装支柱，现在何应钦和李宗仁都拆蒋的台，蒋介石就只有下台，以退为进，伺机再起。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发出下野通电，回奉化老家去了。由于何应钦这次没有支持蒋介石，蒋介石一气之下，在复职之后，就剥夺了何的兵权，由蒋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任何应钦为国民党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介石对嫡系何应钦尚且如此忌恨，桂系逼蒋下台，夺取国民党中央政权，蒋桂之间的裂痕就深了。

蒋介石下野之后，为了东山再起，便积极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于1927年9月28日偕亲日派分子张群赴日，住在日本大特务头子头山满家里，表示和日本帝国主义“亲如一家”，头山满则表示说：“蒋介石无论如何是与日本一致的。”蒋介石又通过和宋美龄的政治婚姻，取得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在国内，蒋介石通过孔祥熙拉拢冯玉祥和阎锡山支持他复职，冯玉祥和阎锡山也希望蒋介石重新上台，继续“北伐”，消灭张作霖的势力，瓜分华北和东北广大地区。1927年12月2日，冯、阎联名发出拥蒋通电。蒋介石又通过李仲公作何应钦的工作，逼何于12月9日通电拥蒋。在政客方面，蒋介石利用国民党右派集团与桂系的矛盾，为其复职创造条件。在反对汪精卫的问题上，国民党右派集团是与桂系站在一条战线上。但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不少宁沪右派政客，如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李曾石等，却依蒋为靠山。此外，蒋介石还勾结汪精卫集团，共同反对桂系。桂系利用手中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特委会，排斥汪精卫集团，汪桂早已不睦。现在蒋介石要反对桂系，汪精卫集团自然表示拥护。汪精卫手下有唐生智和张发奎两大武装支柱，唐生智的军队虽然退往湖南，但实力依然存在，可以牵制湖北桂系力量。张发奎的军队已进入广东，并发动了“张黄之变”，可以牵制广西。在蒋介石的拉拢勾结下，国内各派军阀政客都倾向于拥蒋复职，桂系陷于孤立，只得采取随声附和的态度。1928年1月3日，李宗仁在南京声言，希望蒋介石从速到京复职。同月9日，蒋介石通电宣布复职，随即于1928年2月，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党政军最高机构，以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国民党军政大权于一身。蒋介石的复职使蒋介石重新取得

国民党中央政权，这是蒋介石政治上对桂系的一次胜利。桂系既已失去国民党中央统治权，只好集中力量消灭异己势力，巩固两湖地盘，蒋桂之间矛盾于是集中于两湖地区。

蒋桂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关于军队的编遣和两湖地盘的争夺。早在两广统一时，在军队的编制问题上，蒋介石与桂系早就有过龃龉。1926年3月，广东国民政府在广州召开两广统一会议，解决两广党政军的统一问题。在军队改编的问题上，桂系要求按广西军原来分为讨贼军（黄绍竑部）和定桂军（李宗仁部）两个系统编为两个军，广州方面根据蒋介石的示意，只同意编为一个军，以免在国民革命军中，广西实力居于优势。会议最后决定广西军队编为一个军，即第七军，以李宗仁为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但附有条件，即第七军的编制，不限于3个师，军以下编制由桂系自己决定。以后全军共辖9个旅，21个团，加上直属部队，共4万余人，大大超过蒋介石的限制。在财政统一的问题上，广西是个穷省，历来由广东协饷。桂系想通过两广统一，来提高广西军队的待遇。而广州方面主要目的在于政治、军事、党务的统一，至于财政，只答应广西财政自收自支，广州国民政府不加过问，于是，第七军的军饷只好由广西自筹。可见，蒋介石一开始就排斥异己，限制桂系军队的发展，并且不给军饷，这是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重要矛盾。

1927年9月，桂系把持的南京军事委员会扩编李宗仁的第七军为第三路军，辖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及陶钧的第十八军（后来成立的），以李宗仁为第三路总指挥，桂系实力有所扩充。在1928年春，李宗仁打败唐生智，唐部号称5个军7个独立师的庞大部队12万人，全部为桂系收编，桂系一下发展成拥有10余万兵力的强大军事集团，南京

政府不得不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这时，白崇禧盘踞华北，兼任北平政分会委员，企图操纵华北军政。李宗仁担任武汉政分会主席，坐镇武汉，虎视长江下游，大有吞噬南京之势。李济深身兼广州政分会、军分会主席，第八路总指挥，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要职，把守南天门广州。广西老巢由黄绍竑率十五军看守。于是，自广西经武汉至平津，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一条长蛇阵势，这是桂系全盛时期。

与此同时，桂系的地盘也日益扩大。桂系自从驱逐唐生智而占有湖南、湖北之后，两湖地区和两广连成一片。两湖素为鱼米之乡，富庶之区。湖南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对桂系来说，是广西的大门，是他们向外扩张，争霸全国的重地。他们争湘的目的，就是要把湖南置于桂系的绝对控制之下，以保持广西与全国的联系。以李宗仁为首的武汉政分会，对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仅是名义上的服从，无论在财政、军事上都是自成一个系统。他们紧紧控制两湖，绝不容蒋介石染指，实际上是一个封建割据的独立王国。由于桂系军队的扩充和地盘的扩大，使它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因此，蒋介石欲先去之而后快。

蒋介石为了削减冯、阎、桂等系军阀的兵力，1929年1月在南京召开军事编遣会议，即所谓裁兵会议。会上，冯玉祥、李宗仁都反对自己的部队缩编，只有阎锡山企图从中捞到好处，因而配合蒋介石提出了一个编遣方案，即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10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军队编6至8个师，其余6至8个师由中央处理。显然，这个提案只有利于蒋介石，而不利于其他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虽然在编遣的问题上和蒋介石争吵得很激烈，谁也不肯

让步，但桂系认为，“和蒋共事，就是画上个龙天表也等于零”，所以，在会上不提任何方案。而阎锡山的提案带有离间蒋冯关系的性质，因此，桂系也赞成阎案。事实上这时蒋桂双方都在秣马厉兵，准备在战场上见面，会议是无法调和新军阀之间矛盾的。

蒋桂战争的导火线是鲁涤平免职引起的大波澜。这个轩然大波是蒋桂双方为争夺湖南而使矛盾激化的结果。先是唐生智下野，南京政府以程潜为湖南省主席。在西征中，桂系是与程潜并肩作战的。当时以李宗仁为西征军总指挥兼第三路总指挥，统率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第十九军以及陈调元第三十七军，沿长江北岸西进。另以程潜为第四路总指挥，率领湘军程潜的第六军、陈嘉祐的第十三军、叶开鑫的第四十四军，沿江南西进。桂系利用程潜宿望和湘军久戍思归的心理，命湘军打头阵，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唐生智兵败，程潜主湘，桂系深知程潜是不会久居人下的。因之，李宗仁于1928年5月21日，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同时，以程潜“素行暴戾，好乱成性，西征后更加飞扬跋扈，把持湘政”为名，将程潜免职。蒋介石原来就嫉忌程潜，现在乐得借刀杀人，同意桂系的决定。

程潜被软禁之后，桂系以鲁涤平继任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是湖南人，原为谭延闿的第二军副军长，以后升任第二军军长，为谭延闿嫡系。鲁涤平虽与桂系一道讨唐，但貌合神离。桂系用鲁涤平主湘，仅仅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缓和湘人对他们倒唐扣程的反感，本是权宜之计。这时，谭延闿与蒋介石勾结得很紧，唯蒋之命是从。任命鲁涤平主湘，不仅符合蒋、谭利益，而且为蒋介石在两湖地区楔入一个亲蒋的卒子。这样，鲁涤平主湘，就是各方矛盾的产物，必然潜伏

着无穷的隐患。

蒋桂矛盾又为何键所利用，发展为鲁涤平与何键之间的矛盾，鲁何矛盾的实质仍然是争夺湖南统治权的斗争。何键原为唐生智部三十五军军长，唐败，何键即利用与程潜有旧属及醴陵同乡的关系，向程潜表示忠心，因此何键的三十五军得以留守湖南，当了程潜的助手。那时，程潜任湖南清乡督办，何键则任会办，实权操在何键手中。程潜被扣之后，何键急电桂系，表示绝对服从。

鲁涤平主湘后，照例兼任湖南清乡督办。何键则蝉联会办，清乡督办署是掌握全省地方武装的枢纽，何键继续掌握这个机构，鲁涤平有大权旁落之感。鲁涤平见何键与桂系勾结紧密，因而处心积虑想把何赶出清乡督办署。这时湘赣边界的红军力量日益发展，南京政府设湘赣“会剿”总指挥部，以镇压革命力量，任鲁涤平为“会剿”总指挥，何键为副总指挥。鲁涤平见时机已到，电南京政府辞总指挥职，荐何键代之。同时，鲁又向湖南省议会提议裁撤清乡督办署，改设省政府军务科（后改军务处），并将清乡督办署全部人员移往“会剿”总指挥部。这就逼得何键非就“会剿”代总指挥不可，不仅剥夺了何键掌握的湖南地方武装，而且把他赶出湖南，到江西“剿共”去了。从此，鲁何矛盾日深。

1929年初，蒋介石秘密以大批械弹，取道江西，接济鲁涤平，使鲁的第二军暗中准备，以便一旦有事，夺取湖南，切断武汉与两广的交通联络，收两面夹击之效。这是蒋介石与桂系争夺湖南地盘的斗争，蒋桂关系于是日益恶化，桂系图谋驱鲁，已刻不容缓。何键虽不是桂系的理想人物，但较之亲蒋的鲁涤平，毕竟略胜一筹。在蒋桂和鲁何矛盾日深的情况下，桂系和何键的勾结更加紧密了。

1928年12月上旬，何键到达汉口，面见李宗仁，并由胡宗铎陪同，赴北平与白崇禧会谈，进行驱鲁的阴谋活动。桂系许何键以湖南地盘，何键遂于1929年元旦就湘赣“会剿”代总指挥职，集中兵力，做好应变准备。武汉方面则将叶琪的五十二师，移驻岳阳、临湘一线，与何键互为犄角。

李宗仁、白崇禧侦知蒋介石即将撤消各地政治分会，便决定先发制人，于1929年2月19日，以武汉政分会名义免去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职，以何键继任。2月21日，武汉政分会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以鲁涤平把持用人行政，重征厘金盐税，“剿匪”不力，违抗“中央”为名，要求罢免鲁涤平，改组湘省府。同日，武汉政分会命令夏威、叶琪率军进入长沙，迫走鲁涤平。桂军嫡系部队进驻长沙，占领湖南，拔去亲蒋的卒子鲁涤平，湖南、湖北成为桂系的一统天下。于是，蒋桂矛盾迅速激化。

2月27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责武汉政分会不经请示，擅自任免该地区人员，擅自调动军队入湘，随后免去胡宗铎等三人武汉政分会委员之职。3月7日，蒋军缪培南、方鼎英等师，分出江西瑞昌、信丰，进逼鄂南。夏斗寅、刘峙各部，分出安徽宿松、太湖，河南临颍、确山，进逼鄂东。

蒋桂之间的斗争一直在进行。蒋介石为了制桂，设计把同桂系站在一起的李济深诱至南京加以软禁，另命陈铭枢、陈济棠统治广东。3月9日，蒋介石亲笔致书李宗仁，要李宗仁到南京“开诚相商”，“今日之大局之安危，视乎兄等能否来京面商大局，如兄果能即日来京，则国人谁不谅兄之精诚，而政府亦决不至有所迳庭”。蒋介石又大吹他同李宗仁的友情说：“中正与兄等久共患难，不惟成败相共，亦且荣辱一体，

何能容兄之自退，更不能视兄如秦越，以兄之成败即中正之成败，正如党国之安危，即吾人之安危也。”而行动上蒋介石调动大军，云集在安徽、江西两省的沿江地区，准备向武汉发动进攻。桂系也不含糊，将集团军所属各师、各独立旅编成5个纵队，布防于武汉东北部的青山、阳逻、黄坡，严阵以待。21日，蒋介石发表《宣告湘事真象》，指责李宗仁撤了鲁涤平是“凭一己之好恶，擅自任免高级政治人员”，“此次武汉政治分会，竟于此编遣会议之后，未及数旬，擅自调动军队，扰乱湘赣，又复擅自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全部委员”，是“违背五中全会关于政治分会之规定，以破坏政治之统一”。同时说：“地方既有违背中央破坏统一阻挠民众利益之举动，中央为保障统一计，为完成革命促进民众利益计，实不能不加以制裁。”25日，南京政府下令讨桂，蒋桂正式开战。27日，蒋介石发出了《讨逆时告将士文》，大肆痛斥桂系说：“桂系军阀盘踞两广两湖之地盘，把持两广两湖之财政，劫持两广两湖之军队以自私，其割据行为已非一日，中央曲予优容，冀其悔悟，乃近复违背五中全会之规定，破坏编遣会议之决议，以肆行割据地盘之野心。五中会议规定政治分会不得以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区域内之人员，而桂系军阀竟敢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擅行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全部委员。编遣会议决议各部队应静候检阅，非得编委会之命令不得擅自调动，而桂系军阀竟敢擅自调兵进攻湘赣。此种行为既超越中央所赋与政治分会之权力，复违背中央编遣会议之决议，其为破坏统一，已昭然若揭。”进而大挖桂系的老底说：“在未参加革命以前，不仅徘徊观望，坐视成败，且阴谋阻止，肆意摧残。在参加革命以后，无时无地不投机取巧，以他人之牺牲，作自己之功绩，无时无地不挑拨离间，以消灭革命的